

劳伦斯文集



恋爱中的妇女



Lianaixiong De Furen

北方文艺出版社

劳 伦 斯 文 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热爱中的妇女

下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恋爱中的妇女 / (英) 劳伦斯 (Lawrence, D. H.) 著: 袁 铮 黄勇
民 梁怡成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1. 10 (2005. 6 重印)

ISBN 7-5317-1110-9

I. 恋… II. ①劳…②袁…③黄…④梁…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1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4248 号

恋爱中的妇女

liàn ài zhōng de fù nǚ

作 者 / [英]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译 者 / 袁 铮 黄勇民 梁怡成

责任编辑 / 梁志民 王学刚

封面设计 / 安 璐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22

插 页 / 4

字 数 / 460 千字

版 次 /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6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52.80 元 (上下册)

书 号 / ISBN 7-5317-1110-9/I·1083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是劳伦斯的杰作。

书中描述了英国布兰温家族中三代人的恋爱故事：第一代汤姆和莉迪亚，只有情爱的和谐，此外一切都充满了艰难困苦；第二代人安娜和威尔也曾缱绻于情恋，他们由于对理想的认识不同而陷入苦境；第三代人厄秀拉勇于探讨人生，追求光明，她做了许多尝试以追求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满足。几经磨难，她终于冲破感情的羁绊，找到了彩虹，认识到完美的男女之情是探索了解和掌握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

这部小说是劳伦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描写男女之间感情、男女之间关系的力作。

目 录

编者前言	刘宪之
劳伦斯：一位堕入神秘主义的好人(代译序)	索天章
第一章 姐妹俩	(1)
第二章 肖特兰	(18)
第三章 课堂	(33)
第四章 游泳者	(46)
第五章 在火车上	(55)
第六章 薄荷奶油	(67)
第七章 图腾	(85)
第八章 布雷多利	(92)
第九章 煤灰	(128)
第十章 写生簿	(138)
第十一章 小岛	(143)
第十二章 铺地毯	(157)
第十三章 米诺	(170)
第十四章 湖上灯会	(185)
第十五章 星期日夜晚	(227)
第十六章 男人之间	(237)
第十七章 工业大亨	(253)
第十八章 兔子	(280)

第十九章 梦幻.....	(293)
第二十章 格斗.....	(320)
第二十一章 入门.....	(334)
第二十二章 女人之间.....	(353)
第二十三章 远足.....	(366)
第二十四章 死与爱.....	(391)
第二十五章 结婚与否.....	(427)
第二十六章 一把椅子.....	(433)
第二十七章 出走.....	(446)
第二十八章 古娟在庞帕德.....	(468)
第二十九章 欧洲大陆.....	(477)
第三十章 雪封.....	(545)
第三十一章 尾声.....	(590)
劳伦斯年谱.....	(601)
劳伦斯著作年表.....	(609)

第十九章

梦 幻

病愈之后，伯金去法国南部逗留了一段时间。他不写信，有关他的消息谁也不知道。厄秀拉独自一人，只觉得一切都在悄悄地流逝，活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毫无希望。人就象块小岩石，空幻的浪潮越涨越高，行将淹没了它。她自己是真实存在的，只有她自己——就象洪水冲刷中的岩石，其余一切都是空幻。她坚韧、淡漠、孤独离群。

此刻，除傲慢不恭、消极冷漠外，一切都是虚幻的。整个世界陷入了灰色的空幻无聊之中，她没有任何接触，没有任何联系，对世间的一切深恶痛绝。她从内心深处、灵魂深处憎恨、蔑视人们，尤其是成年的人们。她只喜爱儿童和动物：她爱儿童，爱得热烈；但又爱得冷淡，她只想搂抱他们，保护他们，为他们创造生活。这种爱建立在同情和绝望之上，对她只是一种枷锁，一种痛苦。她最喜爱的动物是那种与她一样孤单、离群的动物。她喜爱田野上的马和牛，它们个个孤单、离群、神秘。它们不遵循令人讨厌的某种社会原则，它们不会悲伤，也没痛苦。她对悲悲切切是那么地痛恨。

她在交友时，也会和蔼可亲、阿谀奉承，甚至可以卑躬屈膝。但没人上当受骗，人们本能地察觉她对人类的他或她，抱

有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她十分怨恨人类，“人类”这个词的含义令她讨厌反感。

在大部分时间里，她的感情都关闭在这种隐蔽、无意识的傲慢不恭的奚落情绪之中。她认为自己在爱，她认为自己充满着爱，这是她对自己的看法。但是，她的存在光华四射、奇异古怪，内在的活力四处奔放、神奇无比，这种光华本身就是最高的批判，纯粹的批判。

然而，有时她屈服了，软弱了，她需要纯洁的爱情，只需要纯洁的爱情。这另一种性格，这持续不断、无穷无尽的批判状态，也是一种压力，一种痛苦。追求纯洁爱情的强烈愿望不时来左右了她。

一天晚上，她忍耐不住这种持续不断的原发性的煎熬，离家外出了。注定要毁灭的人必须立刻死去。这种念头在她心中达到了极点。这种极点解脱了她，既然所有注定要离去的人都逃脱不了命中注定的死亡或灭亡，那么她还有什么必要去操那份心，还有什么必要进一步去批判呢？她解脱了所有这一切，她可以在别的地方寻找新的结合。

厄秀拉出发朝威利格林，朝磨坊走去。她来到威利湖畔。经过一段干涸时期，威利湖又水溢堤岸了。随后，她转身穿越树林。夜幕已经降临，四周一片漆黑。尽管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可以引起她的恐惧，但是她已经忘却了害怕。远离人类，在树林中间有着一一种神奇的宁静，越是没有人迹的地方，人们就越能找到纯粹的幽静，人也就越发感到愉快。但事实上，她是恐惧的，她对人的理解使她感到畏惧。

她发现右侧树干之间有样东西，她震惊了。它的模样挺大，在观望她，躲避她，她吃了一惊。它就是月亮，刚刚从稀疏的林间升起。然而，月亮那白色的光芒，死一般的微笑，显得多

么神秘。而且，人们无法躲避它。不管黑夜还是白天，人都无法避开这张可怕的脸，这张脸象月亮似地得意洋洋，光芒四射，满脸堆笑。她急忙往赶路，设法躲避这白色的行星。回家之前，她已经能看见湖边的磨坊了。

因为怕狗咬，她不想穿过围场，她转身沿着山坡从高处朝下往湖边走去。空旷之处月光如洗，照得她心烦意乱。野兔在朦胧的夜色中来回闪动，夜是那么的清爽透亮，那么寂静无声，她甚至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睡梦中的咳嗽声。

于是，她沿着湖边树木覆盖的陡峭堤岸，弯弯曲曲地朝下走去，岸边赤杨盘根错节。走进树荫，避开月光，她的心情豁然开朗。她站在漫长的堤岸顶部，用手抚摸着—株粗糙的树干，目光凝视着湖水。湖水平静美丽，明月浮躺在水面之上。然而不知咋的，她不喜欢这潭水，它不能为她奉献任何东西。她倾听着水闸处传来的潺潺流水声，她希望能从这黑夜中得到点其他东西，希望另一种夜晚，她不要这种月光如洗的冷酷的夜晚。她感到自己的灵魂在内心呼唤，悲伤哀切。

她看水边有个影子在晃动。那是伯金。伯金刚刚归来，神不知鬼不觉。她默默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她对任何事都不在乎。赤杨树下阴暗朦胧，厄秀拉在赤杨的树根上坐了下来，倾听着水闸处的流水声，流水声似露珠在夜空中滴滴，隐约可闻。点点小岛一片漆黑，模糊可见。芦苇丛也是乌黑一团，只有一些芦杆反射着微弱的光芒。水间突然跃起一尾鲜鱼，惹得湖面波光粼粼。这寒夜的光亮不时划破纯粹的黑夜，驱赶着黑夜。她希望夜晚是一片漆黑，彻底的黑夜，无声无息，毫无动静。伯金也显得又小又黑，他的头发淡淡地染上了月光，正越走越近。他已经相当近了，然而他仍没触动她，他也不知道她在那里。也许，他要做某件不希望别人看见的事，认为他现在周围无人？

可是，那有什么呀？小小的私事算得了什么呀？他做的事怎么会重要呢？我们都是同样的有机物，怎么还会有秘密可言？既然我们相互一切了解，哪里还会有什么秘密？

当他路过时，无意中碰落了枯死的花萼，于是便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起来。

“你不能离开，”他说，“没门。你只能自慰自爱。”

他把一个枯花萼扔到了水中。

“赞美诗——他们骗人，你唱一首赞美诗，还给他们吧。如果没有谎言，就不会有真理。那么，人们也不必要发什么誓——”

他静静地站着，望着湖面，把花萼投向水里。

“赛贝尔^①——该死的她！该死的赛贝尔！有人嫉妒她！其他还有啥——”

听到这自言自语的孤单的声音，厄秀拉想笑出声来，想狂笑起来。多么滑稽可笑。

他伫立着凝视水面，然后弯腰捡起一块石头，使劲地投进湖里。厄秀拉看到水中的明月跳跃着，晃动着，变得面目全非。月影射出火一样的手臂，象墨鱼放出烟幕，象珊瑚虫闪闪发光，在她面前剧烈地颤抖。

只见他的身影在水边观望了一会儿，随后弯腰在地上摸索起来。接着又是一声巨响，一阵耀眼的光芒，月影在湖面上爆炸了，象白色的水花，象危险的火焰四处飞溅。火焰象破碎的玫瑰迅速撒向湖面，象白色的鸟儿在一片混杂声中飞向四方，黑色的浪潮阵阵涌来，与火焰争斗着。最远处的波光向外涌去，冲击着堤岸，似乎在寻找出路；黑色的波浪沉重地压来，在波光下涌向湖心。在中间，在一切的中心，洁白的月亮没有被完

① 希腊神话中的母神，作为自然之母的象征。

全捣毁，依然明亮、白炽、颤抖着；它象一团白色的火焰在滚动着，挣扎着，此刻甚至好似没有破裂，没有受到侵扰。它似乎冒着奇异、剧烈的痛苦，盲目地使自己汇聚在一起。月影变得越来越强大，它再次显出了自己的身影，神圣不可侵犯的月亮。一道道细细的月光急匆匆地往回赶，回归到破镜重圆的月亮身边，凯旋般威镇整个水域。

伯金伫立观望，纹丝不动，甚至湖面趋于平静，月亮明朗。他心满意足，便寻找更多的石头。她感到了他的固执。一时，断断续续的光亮又在她眼前爆散开来，使她眼花缭乱；接着，几乎是连接着，第二块石头又被扔进水里，白色的月光从水中跃起，射向天空，明亮的光标飞向四方，黑暗趁虚而入席卷了湖心。月亮消失了，只剩下一片碎光和阴影的战场，光影相伴，依依不舍。又沉又黑的阴影一次又一次地向着原先月影的中心地区冲击着，彻底抹去了月亮。碎了的白色月光有规律地上下跳动，无法找到归宿，象被风吹得四处飘散的玫瑰花瓣，在水面上游离，闪闪发光。

然而，它们又一次盲目地、忌妒地寻找着归途，忽隐忽现地取道向中心进发。在伯金和厄秀拉的视野中，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只有湖水拍打着堤岸，发出阵阵涛声。伯金看到月影又悄悄地重新汇集起来，玫瑰般的花蕊有力地、鲁莽地交错编织，召唤着离散的花瓣，争取它们回归家园。它们在跳动，在努力寻找归程。

他没有满足，象疯子一般，他必须继续下去。他拾起大块石头，一块接一块地向发着白烛光芒的月亮中心掷去。这时，一切都淹没在空荡的投石声之中，湖水汹涌澎湃，月亮完全消失了，只剩下一些零乱的火花。火花在黑暗中发着光亮散开去，毫无目的，毫无意义，一片漆黑混乱，就象被随意摇动的黑白

两色的万花筒。空旷的夜晚在嘈杂声中摇晃着，轰响着，水闸处传来了尖锐的阵阵击水声。雪花似的光亮在远处，在陌生的地方，在阴影中痛苦地闪动着，时隐时现；在小岛上湿淋淋的柳影间忽暗忽明。伯金站着，听着，不由得心旷神怡。

厄秀拉迷乱了，茫然了。她似乎觉得自己已晕倒在地，象水一样被泼向大地。她在幽暗处一动不动，筋疲力竭。尽管她此刻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她仿佛看到黑暗之中行将熄灭的光芒在闪动，象花簇一般围成圈子——相互簇拥，稳稳地聚拢，神秘地起舞。它们又一次会聚成一个中心，又一次组合成体。渐渐地，碎光重新集聚起来，它们起伏着、颠簸着、舞蹈着，恐惧似地退缩着，但又百折不挠地寻找归途。前进时又貌似逃离，但始终向着目标时隐时现地、一点一点地靠近。随着一缕缕光亮汇集到中心，月影神秘地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甚至一朵残缺的玫瑰，一轮变形缺损的明月抖动着在湖面上再次形成，再次坚持，再次振作，从动乱灾变中恢复过来，改变丑陋的面目，克服激动焦虑的心情，以求尽善尽美，从容自若，悠闲安静。

伯金在湖边茫然地徘徊着。厄秀拉担心他会再以石击水中明月，便起身下坡走到他跟前说：

“你别再用石头掷月亮，好吗？”

“你来了多长时间了？”

“一直在这里。你别再扔石头，好吗？”

“我想看看我是否能把月亮从水中赶走。”他说。

“是呀，这月亮太可怕了，真可怕。你为什么恨月亮呢？它并没伤害你，对不？”

“它不可恶吗？”他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

“今天。”

“你为什么总不写信？”

“我没有什么可写的。”

“为什么没有可写的？”

“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没有水仙花？”

“不知道。”

又是一阵沉默。厄秀拉望着月亮，它已经恢复了原状，正在微微地颤动。

“你独自一人觉得愉快吗？”她问。

“或许是愉快的，但不是我所理解的愉快。不过我已经有了一些习惯了。你做过什么重要事情吗？”

“没有。我看看英国，不过我对它已厌倦了。”

“为什么厌倦英国呢？”他吃惊地问。

“我不知道，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这不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他说，“法国更糟了。”

“是的，我明白。我感到对这一切都厌倦了。”

他们走到树根前在荫影里坐了下来。沉默中，他想起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有时，这双眼睛象春天一般充满光亮，充满奇妙的希望。于是，他缓慢而拘谨地对她说：

“你身上有一种金色的光亮，我希望你能把它给我。”话音中似乎他对这件事考虑已有一段时间了。

她吃了一惊，仿佛要立即离他而去。然而，她也很得意。

“什么光亮？”她问。

他腼腆了，不愿继续说下去。因此，一次良机丧失了，渐渐地，她心头产生了遗憾之感。

“我的生活愿望没有满足。”她说。

“是的。”他不想听到这种话，便简单地回答。

“我觉得好象从来没有人真正爱过我。”她说。

他没有回答。

“你是否以为，”她慢慢地说，“我只有肉体方面的需求？这是误解。我要你为我的精神服务。”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知道你不需要肉体意义上的东西。但是，我要你给我，把你的精神给我，那金色的光芒，这光芒就是你本人，你并不明白这一点。把它给我。”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怎么能给你呢，你不爱我！你只想满足你自己的需求。你不想为我服务，而反过来要我为你服务，这太自私了！”

他费力地维持着这场谈话，设法从她处获得他所追求的东西：她精神上的屈服。

“这是不同的，”他说，“这两种服务有天壤之别。我用另一种方式为你服务，不是通过你本身，而是通过其他方面。我希望我们俩在忘却我们自己的前提下结合——真正地结合起来，因为我们是结合的，这就好象是一种现象，不需要我们费力去维持。”

“不，”她思考着说，“你自私自利。你从未有过激情，在我面前从未放出过什么生命的火花。你真正需要的是你自己，你自己的事情。你只需要我在那里，为你服务。”

这一番话反而使他把要说的话缩了回去。

“哎呀，”他说，“不管怎样，话语说明不了问题，我们之间是有着这种关系，或者根本就没这回事。”

“你甚至都不爱我。”她叫喊道。

“我是爱你的，”他气愤地说，“但是我想……”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她那双眼睛放射出的春天一般可爱的金色光芒，仿佛是从神奇的窗户里透映进来的光芒。他希望她与自己一起在那

里，在这个自豪中立的世界里。可是告诉她他需要这种自豪中立的关系又有什么好处呢？这种心情不应用语言来表达，用劝说的办法使她顺从只会把事情弄糟。她是一只极乐鸟，张网捕捉永远达不到目的，只能让她自动飞进胸怀。

“我想总会有人爱我的。可是，我失望了。你不爱我，你明白吗？你不想为我服务，你只要你自己。”

愤怒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颤抖着重复：“你不想为我服务。”他的梦幻顿时化为乌有。

“是的，”他恼怒地接着说，“我不想为你服务，因为没什么好服务的。你要我服务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根本没有的东西。这甚至不关你的事，这是因为你是女性。对你那女性的虚荣心，我根本不会助一臂之力，那是玩具娃娃。”

“哈哈！”她讽刺般地笑了，“你就是这么看待我的，对不对呀？可是你还厚颜无耻地说爱我！”

她气愤地起身回家。

“你需要的是极乐的玩偶。”她说。这时他仍坐在树荫里隐约可见，她转身回到他跟前，“我明白你说话的含义，谢谢你。你要我成为你的玩物，永远不批判你，永远不为我自己说话。你要我仅仅成为你的玩偶！不，谢谢你！如果你需要玩偶，那么女人有的是，她们会满足你的欲望。有足够的女人会躺下任你践踏，去找她们吧，如果那就是你需要的，去找她们吧。”

“不，”他气愤得直言不讳，“我要你抛弃你那种傲气，放弃你那种令人担心的敏感、固执，这就是我的需要。我要你绝对信任自己，以便能放任你自己。”

“放任我自己！”她嘲弄似地重复着说，“我够放任自己的了。是你不放任你自己，是你紧锁住自己不放，好象那是你唯一的宝贝。你……你是主日学校的教师；你……你这个传教士。”

这番话有它的在理之处，伯金不由得局促不安，对她另眼相看。

“我不是说要你象过酒神节狂欢那样放任，”他说。“我知道你能够放任到那样的程度，但我憎恨狂欢狂喜，酒神节式的狂欢或其他形形色色的狂欢都反对，因为那就象在松鼠笼里转圈子。我要你别为自己操心地生存着，但别管你自己，别固执；要高兴，要自信，又要满不在乎。”

“谁固执？”她讽刺地说，“谁总在那里固执？不是我！”

她的嗓音里带着讽刺、乏味的苦笑。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明白，”他说，“我们俩各自指责对方固执，其实我们都错了。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没达成统一的想法。”

他们在堤边的树荫下静静地坐着，四周黑夜的月光笼罩着他们。他们在黑暗之中，几乎陶醉了。

渐渐地，寂静、安宁来到了他俩之间。她试探着把手按在他的手上。两只手在宁静中温柔地、静静地紧握起来。

“你真的爱我吗？”她说。

他笑了。

“我把这问话叫做你的战争叫嚣。”他快乐地回答。

“什么！”她惊讶地叫了起来，真有点疑惑不解。

“你的固执，你的战争……叫嚣——‘布兰温，布兰温’——古代战争叫嚣是这样的。你的叫嚣是：‘你爱我吗？投降吧，坏蛋，否则死路一条。’”

“不，”她恳求道，“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可是我得知道你是否爱我，对不对啊？”

“那好吧，就知道吧，然后别再烦人了。”

“那么你爱我吗？”

“爱的，我爱的。我爱你，我明白这是最后的决定。既然

这是最后的选择，那么还有啥必要多谈论它呢。”

她又高兴又怀疑，静静地沉默了一会儿。

“你有把握吗？”她边说边幸福地偎近他。

“相当有把握，所以现在讲了，接受它吧，事情也就结束了。”

她舒坦地依偎着他。

“什么事结束啦？”她幸福地喃喃低语。

“烦人的事。”他说。

她更紧地贴近他。他紧紧地搂住她，温柔地、轻轻地吻着她。搂住她，轻轻地吻她便是莫大的安慰，莫大的快乐和自由：没有杂念，没有欲望，没有意愿，就这么安静地与她呆在一起：绝然的安静，彻底在一起，这不是一种睡眠的宁静，这是一种给人以无限的幸福和快乐的宁静。满足于这种幸福，没有任何欲望或要求，这就是天堂：在幸福的宁静中团聚。

她久久地依偎着他。他轻轻地吻着她，吻她的头发，她的脸，她的耳朵；轻轻地，温柔地，象雨露降临一般。可是耳边这温暖的气息又侵扰了她的心情，点燃了隐藏着的毁灭的烈火。她紧紧地粘贴住他，他感到自己的血液象水银一般迅速上升。

“可我们得保持安静，对不？”他说。

“是的。”她似乎温顺地说。

她继续依偎着他。

过了一阵子，她挣脱他的拥抱望着他。

“我得回家了。”她说。

“一定要走？真扫兴。”他回答。

她倾身向前，撅起嘴，期待着接吻。

“你真的很扫兴？”她微笑似喃喃低语。

“是的，”他说，“我希望我们能总这样呆在一起。”